

中南群衆文藝叢書

反擊

周 和·徐 羣等作



中南人民出版社

目 錄

反擊……………

周和
餘萃(一)

堅決打退奸商的反撲……………

陳仁勇
曉 剛
陳興龍
張 波
張 鳴
沙執筆
曉 剛
鳴集體創作(五)

反 擊

(三幕話劇)

周 和
徐 羣

時間 一九五一年秋季至一九五二年初。
地點 中南某大城市。
人物 楊智：某國營化學工廠的監委。
譚福：工廠的營業科長。
徐冰：工廠的工程師。
趙坤：工廠工會小組長。
小陳：楊監委的勤務員。
老工人、青工(甲)各一名。

蔡蔭庭：某私營化學工廠的資本家。
劉振寰：資本家，蔡之同謀者。
余洪祥：資本家，蔡之同謀者。

李品三：油行老闆。

王愛媛：蔡之甥女。

吳振國：蔡家之僱工。

第一幕

地點：蔡蔭庭的家裏。

時間：五一年秋季。

景：蔡家之客廳，台左有門通外室，台正右方有樓梯可通樓上內宅。室內設備豪華，應有盡有。

幕啓：（蔡家僱工吳振國正在佈置室內餐桌。蔡從樓梯處走下來）

蔡：老吳，快點搞啊，客人們馬上就要來了！

吳：都預備好啦。（下）

（蔡走到窗前拉開窗簾，都市的夜景從窗子透進來。在燈火中間可以看見一個高大的煙囪，蔡燃着雪茄站在窗子旁看煙囪，劉振寰自外室門上）

劉：（油滑的）嚇！蔭庭兄，您是在欣賞這萬家燈火呀，可還是要爲這都市的夜景吟詩哪？

蔡：（回頭與劉握手）別開玩笑啦，誰不知道我除了幹本行之外，甚麼也不會，那像你老兄博學多識呵！

劉：哎，你還想倒打一耙呀？

蔡：本來就是嘛！我除了認識算盤和賬本之外，再就懂什麼啦！你老兄就不然啦，又是實業家，又是商業家，和人家講起生意來能說的天花亂墜，簡直又像个演說家，你呀真是家家俱全。

劉：夠啦，我的『王座』，你是不是要我把你的威望從頭到尾講一遍？

蔡：你可別跟我演說，有機會你和他們（指煙囪）那位譚科長好好講一番。

劉：（也走到窗前）今晚上請他來沒有？

蔡：沒有。

劉：爲什麼？把他不已經拉過來了嗎？

蔡：差不多就快完全是咱們的人啦。可是我想咱們自己商量事情，讓他來沒有必要。

劉：約他晚一點來嘛！一遭生、兩遭熟，和他是越熟、越親、越好。這個人可是咱們的寶貝呀！說句真心話：共同綱領、經濟政策在咱們的眼裏只不過是一紙條文；他呢？他是一棵活的搖錢樹。

蔡：不容易呀！光拉他就費了我多少心血，可是光有他還是不能進一步發展。咳！我實在是不甘心！

劉：什麼？

蔡：（指煙囪）就是它！有了這個國營化學工廠就使咱們的力量不能自由發展啦！要不然……

劉：（奸猾地）怎麼啦，是不是想着化學工業的『王座』那個皇冠哪？老蔡！我看你已經夠說的了，解放前你是個垮戶，解放後又搭上人民政府撐腰搞起來，從幾千萬的資本弄到幾十個億，還不夠說的啦，咱們圈裏人誰提起你來都是舉大姆指，連聲稱讚你的高明。我雖然比你多做幾年生意，可是這一點比起你來還是差的多。（拍蔡肩奸猾地笑）

蔡：劉兄，自己人說這個幹嗎？政府幫助是一回事，可是咱們要求自由發展又是一回事呀！他團結咱們，幫助咱們賺了錢是好的。可他們是要爲人民服務，我們是要多賺錢，這是個什麼時候也弄不到一塊的事。我是個實業家，我要求自由發展我的實業。

劉：（冷笑）說要擴展實業不如說自由發展資本更恰當。政府也希望你能擴展實業，可是說良心話：搞實業對於我們來說只不過是一個手段，賺錢才是我們的根本目的。（對蔡）你覺得怎麼樣？

蔡：（略停頓了一下）不管怎麼樣，我們不能再眼看着這個倒霉的國營化工廠發展了，我們應該趕緊下手搗垮它，讓它爲我們發展資本服務，管他什麼國營經濟領導。

劉：事在人爲，只要咱們大夥能齊心，有你老兄領頭，一定能成功。哎，打電話請那個姓譚的來。

蔡：（打電話）喂！我請譚科長講話……噢，你就是呀！您猜我是誰？哎對啦、對啦，我說：八點鐘時候到我家來一趟吧……沒什麼，隨便閑談，再和你商量一件事；（略停）也算很重要吧，千萬光臨哪！（對劉）好啦，一定來。哎，那二位老兄怎麼還不來呢？劉兄，你估計油行老闆李品三能不能來呀？年前我們倆可鬧過半紅臉。

劉：算啦，老賬就別重翻，經常在一起那有個沒有碰着碰着的。今天我們要團結，要緊緊站在一條線上。

（樓梯上愛媛邊喊男男邊走下）

愛：喲！劉三叔幾時來的呀？

劉：（庸俗的）哎喲，我的王小姐，今個是什麼日子啊，打扮得這麼漂亮。

愛：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劉三叔得給我送禮呀！

劉：噢！過生日，好日子呀。哎，可是我怎麼記得不到半年你就過了四次生日啦？

愛：喲，穿衣戴帽，各好一套，你做你的生意，我過我的生日，您何必考究這個呢？

劉：（搖頭）這真是個新鮮事。（坐在沙發上看報）

蔡：愛媛，別和劉老闆吵嘴，我們商量事情呢！

愛：又商量事，可是人家的事情你就不管！

蔡：甚麼事我沒管哪，半年過四次生日那次我沒給你辦，我這個當舅舅的算是盡到責任啦！（略停）徐冰的事進行的怎麼樣啦？

愛：就是關心你自己的事。

蔡：這怎麼是我自己的事呢？這是關係你的前途和幸福呵。你想想：他要答應了我的要求，給我辦事，我還能虧着他了嗎？

愛：可是人家要說：喪良心的事人家不願意幹呢？

蔡：勸他嘛！他們這些念過兩天書的人都會裝門面，你一說穿了他就會跑去。再說什麼叫良心？良心在肚裏放着一分錢也不值，可是你要拿它做生意，賣它，就能發財。我不相信發財還不如什麼『良心』好。你應該和他說清楚：錢是最根本的東西，人要沒有錢就像沒有靈魂一樣。

劉：（插言）對於我們來說：錢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鑰匙，是通神的法寶。

愛：夠啦，別一套一套的往外端你們的道理了，我知道我該怎麼辦這件事。

蔡：我相信我外甥女的能力。

愛：（伸手）給我兩百萬塊錢，我上街買點零東西去。

蔡：（遲疑）怎麼又要錢哪！

愛：喲！錢是人的靈魂，我要沒有了靈魂可怎麼替你辦事呀？

蔡：唉！太能花錢啦！（寫了一張支票蓋好章給愛媛，愛伸手接蔡文縮回手來）

蔡：這徐冰……

愛：（傲氣的轉過身去）今晚上他就答應你。

蔡：（飛快的轉到愛媛面前把錢給她）好，你真是我的好外甥女，事後我還要重重謝你。

這回省點花吧！別又是大手大腳的。

愛：好啦，你別管的太多了。（上樓）

蔡：我這只是提個意見嘛！（李品三上）

李：有什麼意見當面說，可不要背後罵人哪！（奸猾的笑起來）

劉：（從沙發上站起來）正罵你這不守時間的罪犯呢！

李：我賠罪就是嘍！

蔡：請坐吧！（對外喊）老吳，泡咖啡來！（吳上給衆端來咖啡、茶點）現在就缺我們的

余老闆啦。我看咱們先聊着吧！今天有我們化學工業的老朋友——油脂業同業公會的主任委員李品三老兄來參加，今後我們的力量可就要更強大了。

劉：對於我們來說：不管誰是那業那行，反正大家都是工商業者，我們就是談生意。

我們這個小型的聚會習慣的叫『技術研究會』。可是技術的實質是什麼呢？對於我們來說：那就是研究生財之道。至於像廠子裏的煉機油、製肥皂、製玻璃品等一切化學上的技術，都不需要我們研究，那是工程師們的事。

李：嚇，振寰越來越像演說家了。哈哈……

（余急上）

余：該死，該死，我怎麼來晚了。（忙跑上桌前坐下，拿起一大塊糕點就往口裏塞，手上又拿起一塊對衆）哎！我得到一個消息……

劉：你小心卡死，吃完了再說或者是說完了再吃。

蔡：甚麼消息？

余：這個……國營化工廠呵……

（愛媛下樓）

愛：喲！人手可真齊全，正好四個人，是不是想維持八圈？

余：（忙拿起一塊點心跑到愛的跟前）王小姐要到那去？

愛：（不愛理采他）到街上去一下。（對劉）你們別走，回頭請你們喝白蘭地。

劉：一定喝你的壽星酒。（愛蹣跚地下，余只得把點心塞到自己口裏，回到桌子前）

蔡：老余，你倒是得到一個甚麼消息啊？

（余吃東西說不出話來）

劉：咳！我勸你說完了再吃！

余：好，說完了再吃。這個……我得到一個消息（又拿起一塊點心塞到嘴裏），國營化工

廠呵！（聲音較小，衆擠在一起）不，不是這個，本市要成立國家的油脂公司，統一供給各公私企業油脂原料，這麼一來呀，咱們在這方面可就要有損失啦！

蔡：你從那得到的消息？

余：一個老朋友那兒聽到的。咳，損失！（搖頭、嘆氣、吃點心）

（蔡走到窗前去）

李：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，頂多是在做事情上多費些周折而已，該賺錢還是少賺不了。爲了賺錢，費點事又算了什麼！

劉：對於我們來說問題不在這兒，只要能把管事的幹部拉進來，爲我們服務，什麼事都好辦。（搖頭、嘆氣）傷腦筋的是共產黨幹部真不好弄，一個個願意爲什麼人民服務，不願意爲錢服務，真奇怪……

余：我們這個『技術研究會』就應該研究這個問題，這是高深的技術，比什麼科學技術都難的多。

劉：這個意見好，我們的問題就在……

蔡：（兇狠的指僵僵）問題就在這個倒霉的國營化工廠上。它越和老百姓接近，我們就越不利，現在無論如何不能再看着它一天天的發展啦，這是我們的眼中釘，我們應該拔掉它。（場上寂靜片刻）

劉：（慢吞吞的）就是要搗垮這個傷腦筋的東西。

李：能行嗎？

蔡：能行，只要我們大家合作。我認爲：市場應該由我們佔領，價格應該由我們操縱；同時還要搞垮他們的聲譽，讓他們在羣衆中站不住腳；此外嘛！就讓他產品壞，銷路糟，資金要一週轉不開緊接着就是……哈哈……（譁笑）

余：可這得怎麼下手呢？

劉：你方才不是說過了嗎？我們的『技術研究會』解決。

蔡：品三兄能和我們合作嗎？

李：我？我是外行怎麼能參加呢？不過你的抱負我是非常贊成的。

蔡：你能參加，而且對你也有好處。

李：（楞然）這是從那兒說起呢？

蔡：趁着油脂公司還沒成立，你把你的存油都拋給他們（指煙囪）；動物油裏面可以摻一半假，植物油裏面更隨便，只要能混過眼去就行。

李：（不大相信）可是這……

蔡：生意由我來介紹，賺錢我不要。怎麼樣？（轉身取出酒瓶、酒杯，酌滿兩杯給李一杯）品三兄，過去我們之間因爲生意上的關係曾經有過一點點小成見，今天我們應該徹底消除；（伸出一隻手按在李的手上）我們站在一條線上；只要搗垮了國營化工廠，我們就能隨心如願的自由發展啦，我實在討厭什麼工人階級的領導。（二人

一飲而盡

李：好，蔭庭兄，我一定和你站在一條線上。可是那邊有內線嗎？驗收時會不會發生什麼問題？這一下要弄壞了以後可就站不住腳啦！

蔡：放心吧，我保險。（與李耳語）只要一筆交際費就行。

李：好好好，多謝老兄。既然這樣那真可惜我的存貨太少了。

劉：（靈機一動）哎，把全市的都收進來再拋給他們不又是一筆好生意嗎？

余：來得及嗎？

李：來得及，就這麼辦。（沉思了一下）這樣，我自己的貨就算我自己的嘍，購進這批算大夥的怎麼樣？既然在一條線上嘛，就有利均沾，諸位意下如何？

余：李老闆這樣慷慨，我們當然不推辭了。

李：交人交心，澆花澆根。我就是這個實心眼人；這筆生意大夥一個錢也不必出，拋出之後再交錢，諸位甘收紅利。

蔡：（對劉）不過做這筆生意，我們又都是臨時改一下行嘍！

劉：我不是說過了嗎？對於我們來說：實業只是一個手段，賺錢才是目的；爲了達到目的，還管他什麼手段呢？

余：（給一人酌一杯酒）爲了合作第一筆生意的勝利賺錢，乾杯。（衆乾杯。僱工與振國上，衆未見）

劉：（蘸酒）爲了蔡、李二兄的合作乾杯。

蔡：（又酌酒）爲了搗垮它（手指煙圈）再乾。

劉：（拿起酒）對於我們來說……

吳：蔡經理，譚科長來了，在下房的會客室呢！

蔡：（見吳在屋，非常不悅）你甚麼時候進來的，誰叫你啦？

吳：（解釋的）你不是告訴我，譚科長來時要告訴你一聲嗎？

蔡：你看不見我們在這兒研究問題嗎！

吳：（不滿的）我就看見諸位在喝酒。（下）

蔡：（怒望吳背影）豈有此理！

劉：算啦，譚科長來了，咱們趕快迎接去。

余：（對劉）爲了好談話，我們倆人乾脆避一會算啦！

蔡：也好。（衆一轟而下，少時蔡、李陪譚上）

譚：蔡經理很忙吧！

李：（對譚獻媚的）首長上座，（掏出雪茄）請吸煙！

譚：（謙讓）不……我剛吸過。

蔡：哎喲！你看看，我忘介紹一下了。品三兄我給你介紹（指譚）這是國營化工廠的營業科譚科長，爲人非常真誠，對咱們工商業界的幫助可真不小哇！

李：久仰，久仰，在蔡兄這兒常聽說譚科長！

蔡：（對譚指李）這位是太林油行的經理李品三先生。愛國的工商業家，現在是工商聯油脂業同業公會的主任委員。對咱們化學工業在供給原料上起的作用可真是太大了。

譚：好極了，以後在工作上多聯繫吧！

李：那裏，以後請譚科長多幫忙，多指教。我這個人就是熱心腸子愛交朋友，特別是愛和幹部們來往，因為不管誰對我都有很大幫助。（發狹的笑）

譚：好吧！

蔡：（親身端來咖啡）來譚科長，喝一杯咖啡，我怕老吳搞的不好，親自搞來的。

譚：可真勞駕不起！

蔡：哎，譚科長！太太幾時來呀？房子和一切設備我可都給你準備好啦，兩間洋房又清淨又漂亮，明天抽空咱們看看去。

（李向蔡使了個眼色）

李：（對譚）對不起譚科長，我頭有點暈，到上邊休息一下。

譚：請便！（李上樓）（譚對蔡）公家已經答應給我房子了，你怎麼……

蔡：公家的房子太窄，在外面住舒服一些，怕什麼？也不向你要房錢。

譚：你找我來，是不是有事啊？

蔡：就是閑聊一會兒，順便和你商量一個事情。

譚：什麼事？

蔡：（裝得真誠的樣子）據我瞭解，去年本區油產欠收，所以化學業的原料就非常缺乏，國營油脂公司一時還開辦不起來，現在是不管動物油，植物油都得大批的購進。我想了很久才想起李老闆那兒還存一批貨，東西是真好，成色是百分之百的純真；正好他等着用錢再進一批旁的貨，我看你要把這批貨收進去，廠裏非表揚你不可。

譚：哎，你不知道，現在國營油脂公司就要成立啦，以後我們廠子進原料時都要從他們那進。

蔡：我這是完全爲國家着想，決沒有一點旁的心思，咱弟兄也相處很久啦，這點你該知道吧！

譚：不是這個。你的爲人和你對我非常好，我當然知道啦，不過我說的話是真的呀！蔡：你這個人真是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油料今年是缺貨，現在不趁機會收進一批，將來國營油脂公司要一時沒搞起來，沒有了原料，生產不得停頓啊，你是具體負責這個工作的，把這個道理和上級一說，對公家有利的事情，他們還能不同意嗎？譚：（搖頭）你不瞭解，這裏邊……（略停）這樣好不，我明天和領導上商量一下，要是行的話我打電話通知你；不行就算了，現在不早了，我要回去啦！

蔡：（忙按住譚）你忙什麼的，再玩一會兒。（蔡略思一下看看樓上，若有所悟似的）唉！你看看我越來越糊塗，李老闆的朋友從南洋帶來點土產，他給你帶一份來，我給你取來去。（上樓。在樓梯中間對譚）你可不許動呵！（上）

（譚楞了一下轉身坐到沙發上去，臉朝外。略停李與蔡自樓梯上出現，竊語了幾句，李把一個小包給蔡又翻身上去。蔡慢慢的下來笑嘻嘻把小包往譚的口袋裏放，譚回頭）

譚：什麼？

蔡：（嘻笑）一點土產品，回去你一看就知道。

譚：到底是什麼呀？（往外猛一翻小包落地，數個小金錠子滾在地上。這時正好吳振國送茶點上見狀楞於門口，蔡向吳一甩頭吳下）

蔡：（趕緊收拾）你看你這個人！

譚：（愛錢，但對這龐大的數目有點膽怯）蔡經理，我已經花了你一千多萬塊錢啦，這麼多的金子我可不能收，這要是……

蔡：咳！這是李老闆的一點小意思。當幹部的成年辛辛苦苦的工作，身體很不好，需要營養。再說家眷馬上就要來，沒有幾個錢大都市裏怎麼生活呀！何況這又是朋友之間的私人往來，公事該怎麼辦還是怎麼辦。——你要不收下怎能對得起李老闆的心思。

譚：這……（欲收又怕）